

● 世界史

美国与欧洲一体化(1942—1957)

陈六生, 严双伍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陈六生(1967-), 男, 湖北武汉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研究生, 主要从事现代国际关系的研究; 严双伍(1957-), 男, 安徽桐城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法国史和欧洲一体化历史的教学与研究。

[摘要] 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 欧洲联合运动蓬勃发展。出于对外总体战略的需要, 美国对早期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极为关注, 其态度和政策经历了由反对到谨慎支持再到积极介入的转变。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动力, 美国的政策对早期欧洲一体化的顺利进行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 美国; 欧洲一体化; 政策

[中图分类号] K 5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1-0067-07

二战结束后的短短几年内, 历经数百年酝酿的欧洲联合, 终于在部分欧洲国家以一体化的方式在现实中开始起步。在导致欧洲联合运动产生历史性飞跃的诸因素中, 除了该地区的内部原因外, 外部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其中尤以美国的态度和政策最为重要。本文拟就 1942—1957 年这段时期美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进行考察, 并作初步的分析。

一、反对欧洲联合(1942—1945)

二战全面爆发之后, 随着大批欧洲流亡者的到来, 欧洲联合的思想在美国迅速传播开来。出于对未来和平安排的关注, 美国国务院对外关系问题咨询委员会(该组织专为研究战后问题而成立, 由副国务卿韦尔斯任主席)以及若干非政府组织, 如“和平组织研究会”(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建立)、“外交政策协会”、“国际和平天主教协会”、“美国基督教联合会”等, 对一些欧洲联合方案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并提出了各自的建议和主张^[1](P. 7-8)。1942 年 9 月, 外交关系委员会编写了一份关于促进欧洲经济联合的备忘录。同年, 美国国务院甚至也准备了一份赞成欧洲联合的文件——“欧洲经济联合中的美国利益”^[2](P. 2)。

但是, 美国统治集团的最高层人物, 尤其是总统罗斯福, 对欧洲联合却持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认为, 任何建立“欧洲联邦组织”的意见, 都“不符合美国战略考虑的总方针”, 美国的战后蓝图是以一种普遍性的世界性组织来代替排他性联盟, 建立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理想的世界新秩序。罗斯福的这一态度因苏联的影响并因苏联的坚持而更加坚定。在 1943 年 10 月 18 日—11 月 1 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上, 当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提议三国政府应该支持欧洲国家结成联邦以促进欧洲大陆的

共同福利和普遍繁荣时,美国国务卿赫尔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一致表示反对^[3](P.1283-1284)。会议最后通过了赫尔起草的《关于普遍安全的四国宣言》。该宣言号召,在所有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基础上,建立一个普遍的国际性组织,由美、英、苏、中四大国对国际安全负责。在 1943 年底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和斯大林也一致否决了丘吉尔提出的在欧洲组织一个关税联盟的要求。这样,在战后安排问题上,美国就以其四大警察控制的国际组织方案,否定了英国积极倡导的欧洲联邦方案。

那么,美国为什么反对建立某种欧洲组织呢?首先,美国的大国观念支配了它对战后问题的思考。一战使美国变成了一个潜在的世界大国,二战更把美国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作为民主国家兵工厂的美国基于其无可争议、众望所归的世界大国地位,它对一切问题的思考都是全局性的和全球性的。战后欧洲的走向问题同样服从于它对世界的整体安排。所以,它对英国提倡的欧洲联合计划采取了排斥态度,认为这种地区性联合必然不利于美国的整体利益。其次,理想主义的外交传统也影响了它对欧洲联合的态度。在罗斯福等人眼中,欧洲联合只不过是秘密外交、国家结盟、势力均衡等欧洲传统外交的翻版,而这些传统做法恰恰是导致欧洲大陆长期不稳定以及连续爆发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根除战争,必须抛弃这些外交旧习。正如参加完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赫尔回国后在国会所说的那样,“今后不再需要势力范围、联盟、均势、或其他在以往不幸的年代里各国用来维护其安全和促进其利益的任何特殊安排了。”^[4](第 548 页)再次,美苏的战略同盟关系是美国拒绝欧洲联合方案的现实原因。一战后西方国家长期将苏联排除在国际舞台之外,对其实行“隔离”政策。1941 年由于苏美先后卷入战争,两国结成了战略大同盟。随着战争的进展,苏德战场日益成为欧洲的主战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愈来愈依靠苏联牵制德国法西斯。基于历史经验,当英国此时提出“欧洲联邦”的计划时,斯大林非常敏感,谴责它是“资产阶级的反苏干涉运动”。为了使苏德战争进行下去,美国不敢与英国靠得过近,以免引起苏联的猜虑,所以美国在欧洲联合问题上的态度颇受苏联的影响。在罗斯福总统看来,“欧洲联邦”的提议将加深美国和苏联之间的误解,而不利于胜利在望的反法西斯战争。

二、谨慎支持欧洲联合(1946—1950)

1946—1947 是美国外交政策发生历史性转折的年份,美国总体战略——对苏“遏制”战略就是在这时制定和形成的。服从于总体战略调整的需要,美国对欧洲政策和对欧洲联合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二战中的反对欧洲联合转为自觉推动欧洲联合,从而为战后欧洲一体化运动注入了强大的外力。不过,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还不够明朗,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还有较大的影响以及英国工党政府对欧洲一体化运动的抵制,这一时期美国对欧洲联合的支持还是比较谨慎的。

1. 酝酿阶段。1947 年 1 月,杜勒斯在纽约发表演讲,号召按照联邦主义的方向重建欧洲。此举标志着美国国内支持欧洲一体化运动的开始。美国著名记者李普曼称之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同年 3 月,国会分别通过了第 10 号和第 34 号决议,赞成建立在联合国框架内的欧洲合众国^[5](P.123-124)。在国务院的官员中,政策规划研究室主任乔治·凯南和副国务卿克莱顿的观点很有代表性。1947 年 5 月 23 日,凯南向副国务卿艾奇逊提交了一份报告,其内容是欧洲人必须集体行动起来,制定共同的计划,共同承担责任,认为这才是实现欧洲复兴的基础。5 月 27 日,克莱顿也呈送了一份备忘录,他建议美国须向欧洲提供经济援助,用来重组“已分割成许多小密封仓”的欧洲经济,任何复兴计划必须鼓励“某种经济同盟”。5 月 28 日,马歇尔国务卿召开会议讨论凯南和克莱顿的备忘录,会议做出如下结论:美国的援欧条件应该是“由欧洲人自己制定一个不断扩展的全面计划,进行为期 3—4 年的经济合作,可能的话建立经济同盟。”这次讨论为马歇尔计划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2. 初步成型阶段。1947 年 6 月 5 日,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在谈了新的援欧必要性和目的之后,马歇尔还着重谈了援欧方式。他说:“……为使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能够收到适当的效果……我认为,欧洲必须首先提出倡议。至于美国的任务,应该在拟定一项欧洲计划时给予友

好的协助，然后在我们实际所能做到的范围内支持这项计划。这个计划必须是联合性质的。假使不能商得所有欧洲国家的同意，也应商得一部分国家的同意。”^[6]（第86页）由此可见，美国的这一计划蕴含着使欧洲经济结构一体化的精神，体现了美国所希望的欧洲复兴应采取“一个大陆的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处理方法”的原则。当然，马歇尔演讲中的一体化要求还不够具体和明晰。在接下来的美国和英法的谈判中、欧洲国家对计划的研究以及马歇尔计划的批准和实施过程中，一体化的目标则日益具体细致。

1947年6月，克莱顿与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就马歇尔计划进行谈判，贝文试图以英国地位特殊为由，使自己独立于美国所希望的欧洲经济一体化之外，为美国所拒绝。1947年7月，在研究马歇尔计划的欧洲16国巴黎会议上，成立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由于英国的反对，委员会提交给美国的欧洲复兴报告书没有一体化的内容，这使美国大为失望。克莱顿建议国务院抛弃由欧洲人牵头的既定政策，由美国亲自出马，把他们所希望的政策作为援欧的“先决条件”。但国务院主张谨慎行事，强调“使美国最低限度地直接介入欧洲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性”。经过多次讨论，美国最终形成了明确的援欧“要点”：欧洲国家首先必须制定生产指标，通过它逐步减少对外援的需求，建立经济自立的基础，从而为长期的现代化建设和诸如关税同盟或清偿同盟的计划廓清道路。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建立某个连续性的欧洲组织，它拥有审查国民计划、调整这些计划以符合欧洲的需要，以及拥有“以最为有效和经济的方式指导生产、贸易和人力资源”的权力。同时，美国还要求把德国经济纳入欧洲一体化的过程。1947年9月22日，在接受了美国“要点”中的某些内容后，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向美国提交了欧洲复兴总报告。报告承认了欧洲复兴的“自立、互助和联合计划”的原则。1948年4月2日，马歇尔计划以“经济合作法案”的形式为美国国会批准，美国政府专门设立经济合作署负责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与此同时，欧洲受援国签署了《欧洲经济合作公约》，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更名为“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对此，美国舆论界大加赞扬。《纽约时报》称之为“欧洲合众国可能由此产生的萌芽”和“欧洲联合的第一步”。

确实，马歇尔计划对欧洲联合的意义是巨大的。首先，由于常设经济机构的建立，各国官员必须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交流情况，制定方案。这样，既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又增进了对各自情况的了解，从而一改过去那种在经济领域中互相封闭、猜疑的局面。其次，各国代表在一起就广泛的经济问题进行充分的磋商，找出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由此造成了相互合作的良好氛围，使各国能够从寻求共同利益、兼顾他国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最后，各国在合作中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如颁布《开放贸易法令》、建立欧洲支付同盟等，不仅使彼此经济联系大大增强，而且大家都从合作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这使各国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经济体系是相互依赖而不是相互独立的，要么一起繁荣，要么一起失败。”^[7]（第3页）此外，对美国而言，马歇尔计划为其进一步推行欧洲一体化政策提供了最初的经验。谁是欧洲一体化事业的最大障碍？哪些国家应纳入一体化范围之中？如何有效地推动一体化进程？这些问题在美国决策者中开始有了初步的认识。

3. 完全定型阶段。1948年春，马歇尔计划进入实施阶段后，美国根据自己的全球战略需要，对欧洲联合的推动开始转到以政治、军事为重心的层面上。一方面对欧洲日益高涨的联合运动给予积极回应和支持，另一方面敦促西欧各国加强军事合作，组建军事集团。

1948年5月7日—11日在荷兰海牙召开的有欧洲主要统一运动组织参加的“欧洲大会”影响巨大，与会的西欧各界显赫人物近800人。大会通过了各国转移部分主权、成立欧洲议会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决议；通过了以取消关税、实现货币自由流通、协调各国经济政策、建立欧洲经济同盟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决议；还通过了一个鼓励各国思想文化交流的文化决议。海牙大会受到美国舆论的高度评价，《纽约时报》载文称“一股强大的欧洲联合和一体化的潮流正在涌来”政界的反映也是非常积极。作为“自由和联合欧洲美国委员会”主席的参议员富布赖特，在直接写信给著名泛欧运动领袖库当霍夫—卡莱吉表示支持的同时，还在国会发言强调：“欧洲人民感谢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和欧洲复兴计划中提供援助的唯一方式，就是摒弃过去的民族主义，确立共同利益观念，并创建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欧洲共同体。”国务卿马歇尔也表示，除非西欧进一步推进一体化，否则将出现美国的援助付之东流和美国国会不愿继续拨款的危险。他还责备英国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拖后腿”^[5]（P.133-134）。在海牙大会的推动下，1949年5

月 5 日欧洲委员会宣告成立。这是一个政府间的咨询机构,可以讨论除军事问题外的一切问题。虽然美国舆论认为这是通向人们梦寐以求的欧洲联邦目标的“第一个重大的实际步骤”,但以富布赖特为代表的一部分国会议员则对欧洲委员会的实际地位感到失望,指责美国政府未能利用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施加必要的压力以促其采取有力的一体化措施。接替马歇尔任国务卿的艾奇逊针对英国坚持欧洲委员会必须由各国政府控制的意见,声明美国强烈主张西欧自由国家的日益紧密的一体化,“只顾经济一体化而不问政治一致的民主欧洲”对我们(美国)一定是没有意义的。同时美国的态度又比较谨慎,它强调一体化必须由欧洲国家“自愿推进而不应由外界来强加”,美国应避免“不成熟地提出任何特别建议或任何特定形式的欧洲组织”。另一方面,美国为了把英国拉入一体化运动中,对其保守的要求不得不予以一定程度的满足。其时,美国驻欧洲的大使们在 10 月召开会议,其结论是:“没有英国的积极参加,西欧一体化的价值微乎其微”;“没有英国的参加,期待法国能够领导西欧实现一体化是不现实的”;“现在去尝试某种包含广泛让渡主权的包罗万象的新计划是不现实的,而在现有的组织中,例如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欧洲委员会……的框架内采取一步一步的措施将是更为明智、更加有效 ……”^[8](P. 342-343)。在美国国会的压力之下,经济合作署署长霍夫曼在 1949 年 10 月 31 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部长理事会上,直接要求欧洲国家实行经济一体化,“建立一个永远消除对货物流动的数量限制、撤除对资金往来的金融壁垒、以及最终取消所有关税的单一市场。”他还强调说,“一体化发展的速度对推动美国下一步援助欧洲是至关重要的”^[5](P. 138-140)。

随着冷战局势的日益明朗,西欧国家希望建立防卫联盟的要求也日益强烈。1948 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后,美国大事渲染“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扩张”,西欧各国统治集团也胆战心惊。3 月,在比利时的外交部大厦,英、法、荷、比、卢五国缔结了《布鲁塞尔条约》,规定“倘任一缔约国在欧洲成为武装攻击的目标,其他缔约国应依照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的规定,向受攻击的缔约国提供它力所能及的一切军事的或其它的援助。”条约还规定了各国为实现经济复兴而采取共同政策进行合作的义务。虽然美国没有直接参与其事,但条约正是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才缔结而成的。正如莫洛托夫指出的那样:“人们不能无视这一事实,这个联盟之所以能结成,仅仅是因为美国政府鼓励的结果”^[9](第 97 页)。杜鲁门在谈到《布鲁塞尔条约》时说:“这种发展值得我们全力加以支持。我深信,美国将以适当的方式,根据形势的需要,给予这些自由国家以支持。我毫不怀疑,我们协助欧洲自由国家进行自卫的决心并不低于他们自己的决心。”^[10](第 288 页)在布《鲁塞条约》签字的当天,美国副国务卿洛维特就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说,“《布鲁塞尔条约》的意义远远超过条约本身,值得美国给予全力支持。”

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是西欧国家在军事上的联合,是战后初期欧洲联合的一次重要尝试,它为后来的更大范围的西欧盟和大西洋联盟提供了基础和“硬核”。从美国对它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欧洲联合的政策虽然更为明确,但是仍未主动出击,谨慎、稳健的作风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色。

三、积极介入欧洲联合(1950—1957)

1950 年《舒曼计划》和《普利文计划》的提出翻开了战后欧洲联合历史的新一页。如果说此前的欧洲联合实践还处于低级的政府合作阶段的话,那么此后它便跨入高级的一体化的新阶段。这种高级形态的联合与美国推行的对欧政策意图正好相符,因此激发了美国的极大兴趣,促使它积极介入欧洲联合进程。

1. 美国对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反应。1950 年 5 月 9 日,法国外交部长舒曼举行记者招待会,建议“立即采取一项范围有限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措施,即把法德的煤钢工业的生产全部置于一个高级权力机构的管理之下,使之成为对其他欧洲国家开放的组织机构。”舒曼认为,该建议“将为欧洲联邦的实现奠定第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份由让·莫内设计的计划为战后初期的一体化运动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和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对该计划的内容,美国国务卿是最先知道的第一位外国要人。在艾奇逊 5 月 7 日抵

达巴黎准备赴伦敦出席美、英、法三国外长会议时，舒曼即将其计划通报给他，并与艾奇逊进行了讨论。舒曼要求他在两天内保守秘密。9日下午在伦敦，当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得知情况后，情绪极为冲动，“立即指责艾奇逊和舒曼炮制了整个计划，故意把他蒙在鼓里”，说艾奇逊“是在巴黎为这个计划作最后润色的”^[11]（第240-241页）。虽然艾奇逊没有参与《舒曼计划》的制定，但当时美国希望由法国来领导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却是事实。1949年10月艾奇逊曾致函舒曼，“我们的德国政策、一个存在于西欧框架内的德国政府的成长，在这些问题上，端赖你的国家来领导。”在《舒曼计划》发表后，美国政府的反应非常积极。杜勒斯认为，法国人的主意具有卓越的创造性，能发展到“解决我们时代的最危险的问题，即德国的工业能力与法国和西方的关系”。5月10日在伦敦，艾奇逊正式发表了欢迎声明。5月18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称《舒曼计划》是“一种有积极意义的政治家风度的行动”，它“显示了法国按伟大的法国传统解决欧洲问题的领导能力”^[11]（第242页）。6月2日，艾奇逊向有关驻外使馆发出国务院和经济合作署联合训令，阐明美国对《舒曼计划》和有关谈判的政策。训令首先称赞舒曼的建议是一个“在欧洲经济和政治关系领域具有想象力和建设性的倡议”，接着表明了美国的“不介入”政策，但它同时强调，随着形势的发展，“美国将施加强大影响”，“以防止某个参加者（例如英国）对（法国）计划泼冷水。”为此，政府将密切注视计划的发展^[12]（第117页）。在6国巴黎谈判的过程中，美国不断施加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它对英国消极态度的抑制，另一方面表现为它促成西德同意对煤钢工业实行非卡特尔化和非集中化，制定反卡特尔条款。当时，美国驻联邦德国高级专员麦克洛伊的法律顾问罗伯特·波威由于与让·莫内关系密切，曾直接参与了巴黎条约的起草。在欧洲煤钢共同体建立后，美国对欧洲煤钢共同体在多方面给予了一系列支持，如1953年邀请共同体高级机构主席让·莫内访问华盛顿，并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等。

2. 美国与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激化了东西方的关系，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促使重新武装德国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美国最先提出了以武装德国为核心的欧洲防务计划。1950年7月1日，国务卿艾奇逊正式向杜鲁门提出了建立有德国参加的“欧洲军”的设想。9月国务院和国防部提出了所谓的“一揽子”计划，其内容是用增加美军在欧洲的防御义务换取欧洲盟国同意建立一支包括足够的德国部队参加的欧洲防务部队，并将其置于北大西洋组织控制之下。接着艾奇逊又进一步将其建议具体定为在北约内至少组建60个欧洲师，而德国师可达10个，然后才能考虑增加美军的欧洲义务。在美国的压力下，法国为变被动为主动，在莫内的主持下提出了《普利文计划》，其主要内容包括建立一支包括西德军队在内的“欧洲军”，由一个统一的欧洲政治和军事权威来领导。它与美国计划的根本区别在于它将西德重新武装的框架从北约转移到一体化的欧洲，达到武装德国人而不武装德国的目的。对此计划，美国最初的反应是消极的，因为它会拖延西德重新武装的进程，并导致北约部队的分裂。到1951年由于法国主持的有关建立欧洲防务集团的谈判的进展，以及因东西方对抗的压力缓解导致的武装德国的紧迫程度降低，美国转而支持《普利文计划》，以把它纳入自己的轨道，同时推动英国对《普利文计划》采取积极姿态。1951年10月新上台的英国保守党内阁同意与欧洲防务集团6国签署互助条约，保证在欧洲防务集团任何成员国或欧洲军受到攻击时向其提供军事援助。在此情况下，6国最终于1952年5月在巴黎签署《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为促使条约各缔约国国会批准，美国政府积极活动。艾森豪威尔说：“作为北约司令官，我竭力劝说人们迅速接受这个计划。……我在1952年春天宣布，除非法国政府签署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我是不能安心地离开北约的岗位回到美国去的。”^[13]（第447页）在他于1953年就任总统后，又派国务卿杜勒斯到西欧各国游说。面对法国国民议会在条约批准问题上的激烈争吵和拖延不决，美国采取了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1953年12月14日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巴黎会议的开幕式上，杜勒斯威胁说，如果建立西欧政治、经济和军事统一的事情——即建立“欧洲防务集团”——一拖再拖，美国将被迫对它的欧洲政策作出“令人痛苦的重新评价”。在随后不久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杜勒斯有意透露，美国将把1954年对欧援助的一半给予“欧洲防务集团”，条件是该集团必须在1954年新年前后建立起来^[14]（第417页）。针对法国的顾虑，美国还作出保证，即它在欧洲的武装部队（其中包括驻在德国的部队），“需要呆多久就呆多久”。但是，由于法国反对重新武装西德的力量太大，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恰恰就在其倡议国法国遭到否决。对此，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深

为不满。杜勒斯在法国国民议会否决欧洲防务集团计划的第二天便声明说,美国现在必须“重新评估它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它与欧洲的关系。”

3. 美国与《罗马条约》。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失败对西欧一体化运动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在一体化运动的精英们的推动下,以 1955 年墨西拿会议为标志,欧洲开始了“重新启动”的进程。作为重新启动的两大目标之一,莫内计划即欧洲原子能计划,无论是它的提出还是它被采纳并且写进《罗马条约》都受到美国的重要影响。首先,莫内是受到 1953 年 8 月美国参议院修改战后严禁泄漏核机密给任何外国的麦克马洪法案之触动而酝酿欧洲原子能方案的。其次,美国在两大目标中,更关注欧洲原子能计划而不是共同市场。正如 1956 年 1 月杜勒斯所说:“美国不认为共同市场建议与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一样具有直接的安全和政治意义。”^[12](第 178 页)第三,美国的原子能政策的改变,消除了在原子能共同体问题上的分歧,直接促进了问题的解决。自 1955 年日内瓦 4 国外长会议后,美国便加大了对欧洲一体化支持的力度。11 月 21 日,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267 次会议,就西欧一体化问题强调说,“一个联合起来的欧洲通过加强北约、布鲁塞尔条约和煤钢共同体的概念并将其扩大到其他领域,将构成美国和苏联之外的一个力量中心,它将非常有利于欧洲各国人民的物质和道德福祉以及美国的安全利益。”会后,根据杜勒斯的指示,国务院欧洲事务处负责人巴尼特起草了一份推动欧洲原子能一体化的研究报告。此外,美国对重新启动的一体化运动的最大障碍——英国施加了强大的压力。针对英国想把重新启动的欧洲联合导入政府间合作路线的举动,美国非常警觉并进行积极干预。如在 1955 年 9 月比利时外交大臣斯巴克迫于英国的强烈要求,邀请欧洲经合组织的一名官员作为正式代表参加斯巴克委员会的工作时,杜勒斯致电说,“参加指导委员会的合适代表应来自负责任的和直接参加 6 国共同体的国家政府以及来自煤钢共同体本身。”1955 年 12 月 10 日,杜勒斯致函麦克米伦阐述美国政府的欧洲一体化政策,信中说,目前欧洲存在着两种旨在加强联合的趋势。一种实行 6 国的方式,另一种是欧洲经合组织方式。对这两种概念美国政府都热情地给予支持。但是,“我认为,六国集团方式赋予实现这一目标以最大的希望。”信函最后杜勒斯向麦克米伦施压,“就更为紧密的联合而言,尽管我们之间所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但我们不能给予欧洲大陆人相互冲突的建议。”鉴于英国人起劲地阻挠欧洲原子能和共同市场计划,杜勒斯深感问题的严重性。国务院经过精心准备拟就了一份文件,首次明确表达了美国对共同市场计划的积极态度,“尽管美国认为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具有更为直接的安全和政治意义,但相信导致普遍减少国际贸易壁垒的一个共同市场能够对欧洲一体化作出建设性的贡献。”^[12](第 220 页)在 1956 年 1 月英美高峰会谈中,双方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又进行了交锋。艾登在其备忘录中写道,“对待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两个新计划,我们的态度不尽一致。……美国政府对这些建议所怀有的热情就像对命运不佳的欧洲防务集团所表现出来的一样”^[15](P.337)。

美国对英国的施压和对一体化的支持扫除了通向《罗马条约》道路上的最大障碍,而它对欧洲新计划的热烈支持,使不久前遭受欧洲防务共同体失败的挫折以及重新启动之初被各种反一体化力量层层包围的欧洲一体化政治精英们深受鼓舞。可以肯定,假如没有美国的巨大支持,没有美国的及时介入,那么重新启动的一体化进程绝对不可能那样顺利。

二战后,美国对欧洲联合的支持,作为一种外在推动力对欧洲一体化的起步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一方面有力地促进了欧洲联合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深深影响着欧洲联合运动朝着一体化的方向迈进。因此,美国的政策是早期欧洲一体化顺利进行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外部条件之一。虽然美国的这一政策主要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而推行的,但客观上毕竟对欧洲一体化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正如西方学者约翰·吉林厄姆所指出的那样,1950 年代“美国的(欧洲)一体化政策,是极富远见而且非常成功的。”^[16](P.21)

[参考文献]

[1] LIPGENS, Walter.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1939-1945, vol. 2 [M]. Walter de Gruyter, Berlin. New York, 1986.

- [2] BELOFF, Max.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y of Europe [M]. Faber and Faber, London, 1963.
- [3] HULL, Cordell. The Memoirs [M].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vol.2, 1948.
- [4] [美]托马斯·帕特森.美国外交政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 [5] RAPPAPORT, A.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 First phase [J]. Diplomatic History, vol.5, No.1, 1981.
- [6] 陈乐民.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7] [英]德里克·W·厄尔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政治[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
- [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 6. [N]. Washington, 1969.
- [9]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8)[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 [10]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M].北京:三联书店,1974.
- [11] [美]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册[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 [12] 洪邮生.英国对西欧一体化政策的起源和演变(1945—1960)[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13] [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二)[M].北京:三联书店,1978.
- [14] Facts on File Yearbook, vol. 13 [M]. Facts on File, Inc., New York. 1954.
- [15] EDEN, A. Memoirs; Full Circle [M]. London, 1960.
- [16] GILLINGHAM, John. American Monnetism and the European Coal-Steel Community in the Fifties [J].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History, vol.5, No.1, 1999.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U.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1942—1957)

CHEN Liu-sheng, YAN Shuang-wu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CHEN Liu-sheng (1967-), male,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YAN Shuang-Wu (1957-),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French History and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Abstract: During the latter of WWII and the early days of postwar, the movement of European unity came to grow vigorously. For the purpose of its general foreign strategy, the U.S. paid rather close attention to the early proces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Its attitude and policy changed from objection to cautious support and then to active involvement. As an important external power, the U.S. policy played an indispensable part in the smooth proceeding of the early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had a very positive meaning.

Key words: U.S.; European Integration; Policy